

怀念·人间

两分钟,不仅是时间,更是距离

逝者档案



姓名:刘宝田
终年:85岁
籍贯:山东莱芜
生前身份:泰安市体育运动学校书记、校长

怀念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
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“两天”的愿望

□钟倩

“孝顺”是一种机会,作为一个轮椅上的姑娘,我对“孝顺”有着比常人更深刻感悟。

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,“孝”和“顺”从何谈起?我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。“鸦有反哺之义,羊有跪乳之恩”,很多时候,对于父母,我充满了深深愧疚,甚至有一种负罪感。尤其是看到同龄人都已大学毕业、工作了,面对父母,我心里更不是滋味。然而,当我拥有比同龄人更多的磨砺,我的经历告诉我,“孝顺”,不在于有多少金钱、豪宅,而在于有一颗懂得感恩、知道回报、不断进取的心。

一切还得从2001年说起。中考前夕,我被查出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,我只得服用激素药物,在病床上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,谁知却成为永远的伤痛,因为瘫痪在床,我不得不放弃学业。此后,病情不断加重,全身关节变形,父母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,很快家里就背上了外债。母亲没白没黑地守着我,夏天蹲在蜂窝炉子前给我熬中药,冬天用药粉给我泡手泡脚,翻身、喂饭,端屎端尿……或许正是母亲的坚持,后来我的病情有了好转,能坐起来看书学习了。

父亲自幼就体弱多病,不能干重活。2008年5月,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他去单位党支部捐款,回来时却瘫倒在地,生命垂危。送进医院后,经及时抢救才挽回一条命。出院后,父亲病瘫在床,在家插着尿管维持生命,需要母亲不离

□亚中

2010年的气候真是无常到极点!大旱,洪灾,地震,泥石流,高温,自然灾害疯狂吞噬着成百上千的无辜生命,百年不遇的热浪肆虐使多少老人难以承受。本来身体还算健壮的老爸就是在这个夏日没有承受住恶劣的天气,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家人,让我们心中有了一块永远的痛。

8月5日早晨,老爸觉得不太舒服,妹妹赶快把他送到二百米远的医院输液。下午4点43分,最后一只吊瓶里还有不到两厘米高的液体,老爸突然站了起来,手不停地抚摸着头、脖子和后背,也说不出哪儿不舒服,不知所措、无所适从的样子。接着,他的脸憋得通红,浑身颤抖,不到两分钟,老爸就停止了呼吸,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两分钟,对我来说不仅代表着时间,更是一种距离。短短两分钟,让我们和老爸从此天各一方,阴阳两隔!真真是痛煞了我!

说起来老爸的身体应该算不错。就在四天前我打电话给家里,专门和老爸聊了一会儿。电话那边的老爸听上去根本不像85岁的老人,思维清晰,声音洪亮,回答问题干脆利落,言简意赅,真如他自己说有颗三十岁的心脏。

平日里,老爸在家待不住,只要没事,每天都会带上一瓶水外出,或到泰山脚下的天地广场坐一会儿,或到商场里买点家里和自己需要的东西。前一阵回家,我说台灯坏了,耳朵特别好使的他,第二天就一个人默默出去,买了个新的回来,给了我一个惊喜。

老爸特别热爱大自然,七十多岁的时候,他还和对门的叔叔骑着电动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道朗镇看风景。这几年年纪大了,仍然眷

恋着大自然,他不愿意让忙于工作的孩子带他出去,就一个人乘出租车到附近的景点去坐坐,不论春夏秋冬。今年4月份我回家看老人,他又让我带他到南面的胜利水库和刚刚修好的环山路去看看,回来的路上,老爸都是兴奋地给我讲解,这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,路有多宽;那儿是新建起的开发区,里面有从哪儿招来的什么企业。老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平阴县调来泰安的,我就顺便问起平阴当年的一些人和事。没想到老爸记忆力那么强,三十多年前的事依然记得非常清楚,我只需提起开头,他就能立刻说出那件事的来龙去脉,叫出相关的人名。而我却对那些事全部都记不起来了。

与老爸告别,我跪在老人家面前,仔细认真地端详着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。老爸的脸上至今没有多少皱纹,看上去安静而祥和,像是睡着了一样。看到他安详的面容,我相信他走得很快,对我和家人都很放心,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。虽有遗憾,也算欣慰了。我想抚摸一下老爸的脸,又怕惊醒了老人家的睡梦,只是轻轻抚了一下他头上的帽子。

老爸是个无神论者,也是个勇敢者,对事看得开。1944年入党后,这个年仅18岁的新党员就离开了莱芜老家的山沟,到泰安工作,1948年任徂徕山区公所区长,后任道朗区区委书记、区长。他当时的通讯员是位老革命的后代,1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,就跟着老爸当通讯员。这次他来我家祭奠老爸,对我讲起了往事:1948年的一天夜里,13岁的他和老爸被一伙还乡团围在一所房子里,老爸用二八匣子枪回击敌人,年轻的通讯员吓得找不着子弹。小时候家里曾有两个四四方方、牛皮做成的文件包,上面钉了许多铜的装饰,结实而讲

究,那是老爸当年打仗用过的。

经历了战火考验的人都不怕死。2006年,老爸查出膀胱肿瘤,我吓得不知所措,他却看上去没有一点异样,还用洪亮的声音安慰我:没事,怕什么?晚上我陪他到医院里住下,他安稳地睡了一夜,第二天手术。术后推出的老爸已经醒来,我赶紧问:怎么样?老爸。他满面红光地大声回应了两个字:挺好!当初怕他担心,只说做个打孔式小手术,后来我和妹夫议论什么时候拆线,他嗔道:又没开刀,拆什么线?

火炉旁,我们焚烧了父亲用过的衣物。看着一件件熟悉的物品随老爸而去,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老人家,再也不能和他聊天,再也不能听他高声谈论时下的国内外大事了。我像炼钢工人一样拿起长长的钢钎在炉中搅动,好让所有物品充分燃烧,随父而去。望着炉中熊熊燃烧的火焰,我想,世界上每个人生下来不是一块铁,经过一年年的锤炼才被锻造造成一块好钢?而最后那个手持钢钎的炼钢者,一定是他最爱的和最爱他的人!人生就是如此残酷。

老爸一生为人平和。1955年他在泰安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,1957年到平阴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平阴一中书记、校长。1971年我到平阴一中上学,负责后勤的老师知道我和父亲的关系,立刻告诉我:“当年你老爸在一中工作时,每年春节,都会掖上一瓶当地产的扁瓶装红玫瑰酒,带上两个酒盅,到食堂给每一位炊事员敬杯酒。”平平常常的一件事,让老师们十多年后仍念念不忘,也让我对老爸产生了深深敬意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爸都知道那样做,现在的我根本无法和他老人家比。

老爸的骨灰出来了。我看到所有的骨骼都洁白而完整,尤其是两根大腿骨,修长挺拔,看上去非常有劲。怪不得老爸天天到大自然中去走动,有这样健壮的腿骨天天待在家里,才怪!骨灰盒正好装进了老爸的全部骨灰,最后一块头骨在我要求下由我亲自捧进里面。幽默的老爸在他生命的最终也不忘结结实实、认认真真地给我上一课,让我知道了人生的全部过程和真正意义,他用他的生命和身体让我最终懂得了一个道理:人生就应该是坚强的、有所作为的,也应该是洁白的。

老爸一生喜欢读书学习,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了如指掌。1990年离休后,在医疗等方面享受到副厅级待遇,他感到非常满足。闲下来,他开始学习书法和国画。从我小时起老爸就年年订阅《参考消息》,几十年不辍,近十几年又增订了《齐鲁晚报》,去世的前一天他仍然躺在沙发上,手拿放大镜看这两张报纸。每天睡觉前,他定会把孩子们看后放乱的报纸一张张归拢起来摞成一摞,放在窗台上。他的听力特别好,视力也不错。每天躺下来都是先听听收音机,什么美韩日军演和朝核危机、什么墨西哥湾漏油、什么美国又抓一名俄罗斯间谍、什么千只化工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,所有的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没有一样能逃过他的耳朵。前一阵张悟本出事,舆论铺天盖地,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播放,老爸带着嘲笑的口吻说:什么了不起的事?弄得像原子弹爆炸一样。

我抱起老爸的骨灰盒,紧紧地贴在胸前。我好像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仍热,他的心脏仍然有力地跳动着,而且节奏感越来越强,渐渐与我的心脏节律合为一体,如同正在演奏的一曲雄浑的交响乐。我知道,这是老爸在告诉我,他和我们家人之间从来就没有距离,时间也无法拉远和泯灭这种亲近,他一直就生活在我们之中,而且会是永远!

每个新学年的第一天,我家的孩子总会被老师“留”下来。因为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或是寒假,孩子的“手脚”完全放开了。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师总是严肃地对我说:“这样可不行的,这孩子像个猴子,上课的时候连眼珠子都在不停地转哪……”

有了这样的经历,第二年,我吸取教训,千交代万嘱咐,孩子进校门前满口答应,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一定听老师话,结果到了傍晚,仍然被老师“留校”……

这是每个家长新学年开始要做的第一门功课——如何让孩子静如处子,动如脱兔。对于这么美好的事情,我经过三年的磨砺,现在宣告缴械投降,一直耿耿于怀。

直到一年有幸参加一所小学的开学典礼,我才算领教了孩子们其实是“被安静”、“被长大”,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其实很难。

那是一所农村小学,刚换了校长,开学典礼十分隆重,有升旗唱歌的程序。前面五分钟很好,后面就麻烦大了。八九岁的孩子不耐坐,那是自然之事,而那主席台上,每一个都是“重要

讲话”,教导主任讲完了,副校长讲,副校长讲完了,校长讲。我想校长讲完了,应该结束了,结果上来几个孩子,说是学生代表接着讲。我是受不了冗长的开学典礼了,打开手机看新闻,今日新闻看完了,再看段子,段子看完了,再发短信,中途又上了一趟厕所,终于等到了开学典礼的结束。

我发现操场上孩子的众生相,实在有趣,有东倒西歪的,有昏昏沉沉的,有莫名其妙的,有哈欠连天的……也有正襟危坐的——我看这肯定是个班干部。站在操场上的老师,同样也有昏昏沉沉的,有莫名其妙的,有哈欠连天的……也有正襟危坐的——我想是校领导。

我觉得孩子们其实不简单,遇上我肯定也得开小差。但是不行,家长向来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。明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,也会要求孩子做到。譬如我们要求八九岁的孩子在网上要有QQ,但绝不可以有网瘾;我们要求他们在校时一切听老师的,但又要孩子有自己的思想……孩子们不断地被“成人化”。这不是按照自然规律的“成人化”,而是符合家长和老师价值标准的“成人化”。就像大棚蔬菜,靠的是激素、化肥的催熟,而不是真正意义的“长大”,这样的蔬菜大家都知道没营养。

上半年我在香港听课,看了一档亚洲电视台的节目,叫做《开学啦》,节目的主题就是帮助家长如何管孩子。一所私立学校的资深教师说,开学第一周,他们是不上课的,就是唱唱儿歌,回忆一下美好的暑期,一周后,才慢慢开始正式的课程。这位教师说,内地的孩子大都有一种开学恐惧症,但在她的学校里不会有,因为开学后,孩子们很轻松,他们会感到很愉快。

但在内地,开学之前搞得威风一点,甚至会来个封闭式的军训,一切行动听指挥,目的只有一个,学校和老师要的是“整齐划一”。这叫孩子行动“被统一”,我认为这是咱们教育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点。对于开学前对孩子进行军训,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质疑之声,虽然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,既然大家都觉得对的,我想这大概肯定是对的吧。



投稿信箱:
www.3207@163.com

不弃的照顾。

面对接二连三的灾难,母亲并没有退缩,而是选择了坚持,这也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懂得了“珍惜”二字的含义,也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,人活着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,才不会枉活一遭,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2008年我在网上开通“励志热线”,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欢迎。后来,又开办了“钟倩聊吧”,在帮助别人解决心灵困惑和生活烦忧的同时,我也寻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。如今,我的文章也有了进步,在报刊上露出了“尖尖角”,常常有读者打来电话,说从我的文章中得到鼓舞,获取了力量,我的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。

父母看到我的进步,更是喜在心头。尤其是病重在床的父亲,总是把有我文章的报纸整齐地搁在床头,谁来了都要让谁看看。去年济南市硬笔书法比赛,我获得了特等奖;“我的兄弟姐妹”广播征文,我获得了一等奖;前不久天桥区首届文化节,我被评为首届学习之星……面对鲜红的证书,父母看上去比我还要自豪。今年春天,我所写的文章获了三等奖,母亲替我参加了颁奖仪式,回来后她忍不住哭了,说,“下次女儿的奖,我还要去领!”

每每来了稿费,我都要让母亲给父亲买点营养品。从父亲生病后,我就自动把牛奶和钙片停了,有时父亲问我起,我笑着敷衍他:“我的肠胃不好,医生建议不喝。”这些年来,

物质上的给予,生活上的照料,这些我都做不到,但是我心底有一个埋藏已久的心愿:有“一天”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父母,有“一天”让父母为我骄傲。我相信,这“两天”一定会实现的。

“泉城一巾帼,唯有钟家女”,这是朋友送给我的称号,我会用我的生命,让这个称号更加名副其实!

山东高速集团杯
第四届孝行齐鲁有奖征文

主办:齐鲁晚报 山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
协办:山东高速集团 投稿: sdxzhappy@163.com

开学啦

□流沙

